

楊家駒主編

中國學術名著第六輯

讀書劄記叢刊第二集

第七冊

翁注國學紀聞下

讀書劄記叢刊第二集

楊家駱編

第七冊

翁注困學紀聞二十卷序錄一卷凡例一卷編目例言一卷編目一卷宋王應麟撰清翁元圻注

下冊 卷十五至卷二十

附 四明文獻集五卷目錄一卷宋王應麟撰明鄭真輯又序錄一卷小傳一卷

附 深寧文鈔摭餘編三卷補遺一卷目錄一卷宋王應麟撰清葉熊輯又後序一卷

附 錢氏王深寧先生年譜一卷清錢大昕撰

附 陳氏王深寧先生年譜一卷清陳僅撰

附 張氏王深寧先生年譜一卷清張大昌撰

世界書局印行

翁注困學紀聞卷十五

餘姚翁元折載青輯

攷史

唐叛兵逐
帥將脅君

宋以階級
用儒臣爲

郡守縣令

散節度鎮
將橋度鎮

史思明表
誅李光弼

李懷玉擅
推侯希逸

肅宗偷安
徇行伍

史張逐刺
王政

蘇祖運量

孟子曰。天下可運於掌。又曰。以齊王由反手也。豈儒者之空言哉。自唐肅宗之後。紀綱不正。叛兵逐帥。

叛將脅君。習以爲常。極於五季。君如逆旅。民墜塗炭。我藝祖宋太祖廟號受天明命。澡宇宙而新之一階

一級。全歸伏事之儀。發於聖訓。著於令甲。於是上下之分定。朝廷之體尊。數百年陵犯之習。片言而革。至若餓狼餒虎肉。視吾民而咀啖之。藝祖用儒臣爲郡守。以收節度之權。選文臣爲縣令。以去鎮

將之貪。一詔令之下。而四海之內。改視易聽。運掌反手之言。於是驗矣。〔元折案〕〔張舜民畫墁錄曰〕階級太祖制也。若曰一階一級。全歸伏事之儀。至今樞司以匣藏之也。〔演繁露續集〕階級法。本文曰。一階一級。全歸伏

〔案〕司馬光嘉祐七年上疏論禮法曰。太祖申明軍法。自押官以上。各有階級。小有違犯。罪皆殊死。然則其制不

遺宗時。恐長編不審也。長編載於真宗景德元年四月。〔通鑑唐紀〕肅宗乾元元年六月。史思明表求誅李光弼爲表云。陛下不

爲臣誅光弼。臣當自引兵至太原誅之。十二月。平盧節度使王元志薨。李懷玉爲裨將。殺元志之子。推侯希逸爲平盧軍使。司馬公

曰。肅宗遺唐中衰。幸而復國。是宜正上下之禮。以紀紀四方。而偷取一時之安。不思永久之患。彼命將帥。統藩籬。國之大事也。乃委

一介之使。徇行伍之情。無問賢不肖。惟其所欲與者。則授之。自是之後。積習爲常。君臣循守。以爲得策。謂之姑息。乃至偏裨士卒。殺

逐主帥。亦不治其罪。因以其位任授之。然則爵祿廢置。殺生予奪。皆不出於上。而出於下。如是而求天下之安。其可得乎。述其厲階

鑿於此矣。由是禍亂屢起。兵革不息。民墜塗炭。無所控訴。凡二百餘年。然後大宋受命。太祖始制軍法。使以階級相承。小有違犯。咸

伏斧質。是以上下有序。令行禁止。四征不庭。無恩不服。豈非貽謀之遠哉。〔唐書肅宗紀〕乾元二年。袁州防禦將康楚元。張嘉延反。

遷其刺史王政。王氏地理通釋呂氏曰。藝祖肇造區夏。監觀四方。求民之莫。藩方強大。大牙相錯。異姓封王。及帶將印者。不下數十人。雖用趨晉之謀。制其錢穀。收其精兵。歛威福之柄。歸之公上而舉是大柄。付之縉紳學士。無所疑。聞命廷臣爲知州通判。以徵節度使之權。命朝臣奚嶼等爲縣令。以勤恤民隱。此遠量宇宙之大略。出於獨見。而非晉所能及也。

高宗 紹興三年之詔曰。廷尉天下之平也。

語見史記本傳

高柔不以明帝喜怒而毀法。游肇不以宣武敕

年正月

之平

廷尉天下

之平

高柔請告

游肇不奉

敕曲筆

崔伯易感

山賦

增田減賦

景德時藏

富州縣

於國之異

公度自號

曲轍先生

太行爲禁

山失地利

一法百利

高宗詔士
師長矜下
廷尉天下

命而曲筆。况可觀望臣庶。而容心者乎。曹彬謂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爲忠之屬也。可以一戰。爾身置此座右。永以爲訓。大哉王言。幾於典誥矣。

何云此詔乃南渡偏安之本。○元折案三國志魏高柔傳

其功曹張京。詣校事言之。帝匿京名。收龜付獄。柔表請告者名。帝大怒曰。龜猶吾禁地。便當拷掠。何復請告者名。吾豈妄收耶。柔曰。廷尉天下之平也。安得以至尊喜怒而毀法乎。重復何爲。帝意悟。乃下京名。卽還奏。各當其罪。北史游明根傳子肇字伯始爲廷尉。時宜武嘗敕肇有所降恕。執而不從。曰。陛下自能恕之。豈可令臣曲筆也。

崔伯易感山賦。閻按亡友顧景范以通鑑地理通釋載感山賦來問。崔何時人。余取宋史崔公度傳以覆。曰。伯易其字也。高郵人。歐陽修得其所作感山賦示韓琦。琦上之英宗。卽宣付史館。賦全載宋文鑑卷之六。以伯易爲其名。感山賦原名太行山賦。以太行近時。故改。以皇祐仁宗二十九年改元皇祐之版書。較景德真宗七年

改景德

之圖錄。雖增田三十四萬頃。反

減賦七十一萬餘斛。會計有錄。非以增賦也。陳君舉

太祖初

赴桂陽

軍擬

奏疏云。自建隆元年號至景德四十五

年。南征北伐。未嘗無事。而金銀錢帛糧草雜物。七千一百四十八萬。計在州郡不會。藏富於州縣。所

以培護本根也。

閻按有天下者。上之藏富於民。次之藏富於州縣。至藏富於國。斯下矣。宋祖宗時。可謂得中策。○元折案

孫君孚談聞崔公度伯易。自號曲轍先生。作太行山賦。以太行近時。改作感山賦。永叔題其後曰。司馬子

長之流也。韓魏公薦其文。神廟授伯易頴川防禦推官。國子監直講。〔葉水心學記言四十七云〕自與敵通和。太行皆爲禁山。坐失地利。故此賦感之。〔續通鑑長編二百二十六〕神宗熙寧四年九月。光祿寺丞崔公度爲崇文院校書。公度再除彰德府推官。嗣子監直講。辭不赴。作一法百利論萬言。論久任衆職之事以避。召對。擢光祿寺丞。知陽武縣。故事。京官令初調尹。拜庭下。公度上疏抗議。謂京官天子省侍官屬。豈宜北面拜伏。如見君之禮。自是罷上嘉其節。復召對。命以館職。

真文忠公。嘉定四年兼禮部郎上疏。言本朝治體。曰立國不以力勝仁。理財不以利傷義。御民不以權易信。用人不以才勝德。恩結乎人心。富藏乎天下。君民相孚。而猜忌不作。材智不足。而忠信有餘。

袁機仲由提舉江東常平茶鹽改知處州入對。言於孝宗曰。威權在下。則主勢弱。故大臣逐臺諫以蔽人主之聰明。威權在上。則主勢強。故大臣結臺諫以遏天下之公議。

卷三

機仲之言未盡也。臺諫爲宰相私人。權在下。則助其搏噬。以張其威。權在上。則共爲蔽蒙。以掩其姦。劉時可應起。謂臺諫之議論。廟堂之風旨。頗或參同。夾袋之欲汰。白簡之所收。率多暗合。

〔案〕名臣言行錄。呂蒙正爲相。夾袋有冊。謁見者必問人才。客去。卽疏之以奏。晉書傳休奕傳。每有奏劾。或值日暮。摺白簡。竦踊不寐。坐而待旦。於是賓游備伏。望閣生風。此猶婉而言之也。開慶初。〔閔按〕理宗在位三十五年。己未改元。

淳初。〔閔按〕度宗初。召洪君疇長臺端。御史自造謗詩。以尼其來。罔上誣善至此。豈但參同暗合而已哉。是以天子之耳目。勿用儉人。其惟端士。〔閔按〕機仲名樞。建安人。卽通鑑紀事本末。君疇名天錫。晉江人。以侍御史召。在道爲監察御史張桂劾罷。後官端明殿學士。諱文毅。

漢高帝三章之約。我藝祖陳橋之誓。所謂若時雨降。民大悅者也。

〔元折案〕宋史太祖紀。次陳橋驛。軍士集驛門。宣言策點檢爲天子。未及對。有以黃衣加大

真文忠言
治體
立國理財
御民用人
蔽富天下
袁機仲論
蔽情上下
臺諫阿合
呂蒙正疏
夾袋白簡
洪君疇長
謗詩尼
賢

藝祖陳橋
誓師三章

檢點月加
黃衣著有遺

祖身卽拔太祖乘馬。太祖攬轡嘗謂將曰。太后主上我北面事之。不得驚犯。大臣皆我比肩。不得侵陵。朝廷府庫士庶之家。不得侵掠。諸將皆再拜。

周益公 跋范大史藏帖。云續通鑑長編多采近世士大夫所著。如曾子宣日記之偏。王定國甲申錄之妄。咸有

取焉。然李微之舊聞證誤。執政不坐奏事。以王定國聞見錄爲證。與王沂公筆錄不同。修長編時未

見定國書。故專用筆錄。然則長編所采摭。猶有遺也。

閻按】李仁父長編用四十年而成。明正嘉間人猶見全書。天啓中錢牧齋只於內閣鈔卷初五大本。緣雪樓災。遠

歸天上。近四十年前無錫顧孝廉始從嘉興高氏購得之。凡三易主。且歸傳是樓。余假館樓下且讀且鈔。窮日夜不少休。然止及治平。餘仍放失。有勸主人宜集衆以續此編者。余亟搖手以戒。主人笑以爲知言。云【李叢萼】乾道四年上續通鑑長編自建隆至治

平凡一百八卷。今卷數正合。○【元好問】續通鑑長編一太祖乾德二年先是宰相見天子必命坐。有大政事則面議之。常從容賜茶而退。自餘號令除拜刑賞廢置。但入熱狀盡可降出。卽行之。猶有坐而論道之道意焉。范質等自以先朝舊臣。稍存形迹。且憚上英武。每事輒具劄子進呈。退卽批所得聖旨。而同列署字以志之。嘗言於上曰。如此則正稟承之方。免妄談之失矣。上從之後。遂爲定式。蓋自質等始也。【宋史范質傳】由是奏御屢多。始廢坐論之禮。蓋從王沂公筆錄。〔王定國聞見近錄〕曰。故事執政奏事。坐詣殿上。太祖皇帝卽位之明日執政登殿上曰。朕目昏。持文字近前執政至榻前。召遣中使徹其坐。執政立奏事。自此始也。〔李心傳朝野雜記甲集四〕續通鑑長編者。李文質所修也。其書倣司馬氏通鑑爲之。然文簡謙。不敢名續通鑑。故但謂之續長編。

自建隆至靖康。凡九百八十卷。舉要六十八卷。〔四庫全書總目〕史部編年類續資治通鑑長編五百二十卷。宋李焘撰。〔本朝康熙初。昆山徐乾學始獲其本於泰興季氏。凡一百七十五卷。督其疏進之於朝。然所載僅至英宗治平而止。神宗以後。仍屬闕如。檢

永樂大典宋李顥中備錄斯編。以與徐氏本相較。其前五朝雖大概相合。而分注考異。往往加詳。至熙寧迄元符三十餘年事迹。徐氏所闕。而朱彝尊以爲失傳者。今皆粲然具存。惟徽欽二紀。原本不載。又佚去熙寧紹聖間七年之事。爲可惜。又〔子部小說家類〕王文正筆錄一卷。宋王曾撰。曾字孝先。青州益都人。封沂國公。諱文正。事蹟具宋史本傳。所記皆太祖太宗時事。其下及仁宗

初者。僅一二條而已。曾練習掌故。所言多確鑿有據。故李叢萼長編往往全採其文。〔又〕甲申雜記一卷。聞見近錄一卷。宋王鞏撰。鞏字定國。自號青虛先生。莘縣人。且之孫。素之子。所記皆東都舊聞。甲申者。徽宗崇寧三年也。〔周煥清波雜志六〕向

於呂申公之後。大蛇家得曾文肅子宣日記數巨帙。時局淮上用兵擾擾。不暇錄歸。之後未見有此書。〔李心傳〕字微之。并研人宋

晁景迂謂今賦役幾十倍於漢。林勳謂租增唐七倍。又加夏稅錢。通計無慮十倍。李微之謂布縷之征。

三。穀粟之征三。力役之征四。蓋用其十矣。〔何云〕此宋之所以弱。〔集證〕晁說之元符三年應詔封事曰。本朝因唐。故取三。取四。并租庸調二稅以爲稅矣。近又納義倉。是再租也。五等之民。歲納役錢。是再庸也。夫錢數訛。常平預買。鹽諸錢。課利淨利。過利諸錢。均庸均賦。均庸均賦。錢入二稅。戶長保正折稅和預激賞丁絢。稅米義倉。和糴。斗面加耗。上供格歲。減雜飲有寬。經制總制月椿。折帛和預激賞丁絢。月椿和買。

〔李心傳朝野雜記甲集十五〕唐之庸錢。楊炎已均入二稅矣。後世差役復不免焉。是力役之征既取其二也。本朝王安石令民給錢以免役。而紹興以後。所謂耆戶長保正借錢復不給焉。是取其三也。合丁錢而論之。力役之征蓋取其四矣。而一有逸事。則免夫之令。又不得免焉。是取其五也。今布縷之征有折稅。有和預。四川路有激賞。而東南有丁絢。是布縷之征三也。穀粟之征有稅米。有義倉。有和糴。而斗面加耗之輸不與。是穀粟之征亦三也。通力役之征而論之。蓋用其十矣。〔陳君舉因輪對言〕太祖垂裕後人。以愛惜民力爲本。熙寧以來。用事者始取太祖約束。一切紛更之。諸路上供錢額。增於祥符一倍。崇寧重修上供格。頒之天下。率增至數十倍。其它雜飲。則熙寧以常平寬剩禁軍關領之類。別項封椿。而無額上供起於元豐。經制起於宣和。總制月椿。起於紹興。皆迄今爲額。折帛和預之類。又不與焉。茶引盡歸於都。茶場鹽鈔盡歸於榷貨務。秋苗斗斛十八九歸於綱運。皆不在州縣州縣無以供。則聚奪於民。於是取之斛面折變科數。抑配賦罰。而民困極矣。

止齋謂本朝名節。自范文正公議論文章。自歐陽子道學。自周子三君子。皆萃於東南。殆有天意。按。闡。王元美論從祀。欲進仲淹而黜修。蓋原知其以漢議祀。非以功同昌黎。〔元折案〕陳止齋溫州學田記曰。宋興士大夫之學。無慮三變。起建隆至天聖明道間。一洗五季之陋。而守故蹈常之習未化。范子始與其徒抗之以名節。天下靡然從之。人人恥無以自見也。歐陽子出而議論文章。粹然爾雅。軼乎晉魏之上。久而周子出。又落其華。一本於六藝。學者經術庶幾於三代。何其盛哉。則本朝人物之所由衆多也。余嘗求其故。三君子皆萃於東南。若相次第。殆有天意云云。

兩朝國史。非寇準而是丁謂。託之神宗聖訓。蓋蒲宗孟之筆也。王允謂不可令佞臣執筆。諒哉。〔何云〕丁寇之相惡。

綱運
茶
場植
貨務
東南三君
子
范文正公
節
歐陽子議
論文章
周子道學
宋儒學
朱熹
三變
歐陽以漢
議從祀
齊學田
兩朝國史
有託言
非寇準
是
丁謂
蒲宗孟附
呂不司馬
王尤不令
舊修史
丁寇報復
重修南北
哲宗實錄
元祐八年
參取玉牒
日歷諸書
以足之
僅得成
書。中興後事紹興八年至二十五年最爲疏略。鶴山謂小人爲不善於傳世詒後之書必遏絕之。自唐許李至近世莫不然。〔元祐案〕魏鵠山跋李文簡公手記李悅等十事曰李文簡所記多京檜時事雖得諸所聞卷通歷時而後其事寢白自唐許李以至近世王蔡秦韓皆莫不然也且裕陵一朝大典既爲纂小所渙汨雖紹興更定差勝諸本而其既媚謾諷之詞終有刊落未盡其後紹述之謠雖行於紹聖其實昉乎元祐之末至紹興重修秦陵實錄獨元祐八年事皆無存者。至參取玉牒日歷諸書以足之僅得成書中興後事亦是紹興八年至二十五年最爲疏略。小人終日爲不善遂憤乎人言惟於傳世詒後之書則必求以退絕而竄移之云云〔書錄解題起居注類〕哲宗實錄一百五十卷監修趙鼎史官范沖等重脩紹興四年二月忠陵嘗謂宰臣朱勝非等曰神宗哲宗史錄事多失實當別脩定范祖禹之子冲已有詔命可趣來令兼史職頃歲昭慈謹念及此惕然於懷欲降一詔具載昭慈遺旨庶使中外知朕脩史之本意於是聖語擊之哲錄之末〔錢氏大昕曰〕元祐八年呂大防范純仁在相位其明年改元紹聖而章惇獨相矣自紹興八年至二十五年宰相秦檜也。

李常寧曰天下至大宗社至重百年成之而不足一日壞之而有餘。〔原注〕元祐中對策〔案〕蔣希魯嘗舉此四語以告孝宗孝宗以爲名言。劉行簡曰天下之治衆君子成之而不足一小人敗之而有餘。〔原注〕紹興中奏疏皆至論也。〔元祐案〕林少卿尙書伊訓解曰本朝元豐中李常

小人退絕
史古
元祐八年
參取玉牒
日歷足史
小人退絕

止於南人北人分朋報復不可獨以寇公爲是也平心錄其實斯得之矣〔全云〕寇公誠有祖北之病然其與下謂抵牾則君子小人之是非較矣何說謬○〔元祐案〕吳氏〔讀書後志史類〕仁宗英宗兩朝國史一百二十卷王珪等撰元豐五年六月奏御比之實錄事跡頗多但非寇準而是丁謂託之神宗詔旨〔宋史蒲宗孟傳〕帝稱其有史才命同修兩朝國史又稱宗孟附呂惠卿而非司馬光則其是非之變亂可知矣〔後漢書蔡邕傳〕馬日碑謂尤曰伯喈曠世逸才多識漢事當續成漢史爲一代大典且忠孝素著而所坐無名誅之無乃失人望乎尤曰昔武帝不殺司馬遷使作誘書流於後方今國祚中衰神器不固不可令佞臣執筆在幼主左右。

紹興相檜
史最疏略

李文簡手
記京檜事
哲錄載思
陵語

寧以進士對策爲第一。其言曰：天下之大，社稷之重，百年成之而不足，一日毀敗之而有餘。某嘗三復斯言，以爲得伊尹所以訓太甲之意。雖晁董公孫之策，皆不及也。案：秦少游李狀元墓誌曰：「元祐三年春三月，上始臨軒策士，而廩延李君爲第一。」君諱常寧，字安邦，君於斯時年逾知命，釋褐授宣義郎，簽書鎮海軍節度判官，是歲以疾卒。與王氏原注合，林氏以爲元豐對策誤也。劉行簡語，乃上殿論用君子小人之說，與第一卷所引，決以五君子決一小人云云同一疏。陳振孫稱其居瑣闥僅百餘日，忤秦檜罷去，著非有齋類集五十卷。今本作若溪集五十五卷。

太祖在位十七年，四行郊禮。太宗二十有三年，五講郊禮。真宗東封西祀，率三年一行。仁宗後，三歲一

郊。爲定制。〔元祐案〕玉海九十三：呂源曰：三歲之郊，非祖宗制也。太祖在位十七年，四行大禮。乾德中，歷六年，方一講。開寶四年，南郊之後，更五年，因平江南，祭天地於洛京，神告謝之，敬而已。太宗自雍熙以來，五年乃親耕，又六年至淳化六年，再行郊廟之禮。是十年而一郊也。太宗二十三年，五講郊禮。真宗率三年而一行。仁宗明道元年，恭謝天地於天安殿。又謁太廟。明年又親耕，最爲煩數。自是三歲一郊，遂爲定制。

元城語錄。藝祖造熏籠事。〔注見卷四〕周益公謂誤以元豐後官制爲藝祖時官制。

〔元祐案〕周益公蘇文定遺言

李秉家誠言
少年
坐右銘
張霸戒子
李秉家誠言
少

潤達該貞無毫釐差。而馬永卿錄造熏籠語，猶以元豐後官制爲太祖時官制。〔書錄解題儒家類〕元城語錄三卷，右朝散郎維錫馬永卿大年撰。永卿初任亳州永城主簿，從寓公劉安世器之學，記其所聞之語。

呂正獻公書坐右曰：不善加己，直爲受之。本後漢張霸戒子之語。〔案〕正獻呂公著之謚宋史。有傳，其事見呂氏家塾記。

呂居仁雜錄

曰：少年毋輕議人，毋輕說事。本魏李秉家誠言。〔元祐案〕書錄解題儒家類。後序曰：劉忠定公於本朝故事，萊呂本中居仁撰。〔後漢書張霸傳〕霸字伯饑，成都人，鄉人號爲張會子。遣勅諸子曰：人生一世，但當敬畏於人。若不善加己，直爲受之。〔三國志魏李通傳〕通子緒，〔注〕王隱晉書曰：緒子秉，字元胄，爲家誠曰：凡人行事，年少立身，不可不慎。勿輕說事，如此則悔吝何由而生。患禍無從而至矣。

呂氏童蒙訓。亦呂本中著，共三卷。云：前輩有編類國朝名臣行狀墓誌，取其行事之善者，別錄出之，以自警戒。

編錄善事
自警

齊道行詩
胡原仲壁
論文定仲傳

樂取諸人以爲善之意。「何云」自贊編之名。本此。

【案】呂氏語在董蒙訓下卷。

朱文公亦云籍溪胡先生。

【全云】胡原仲。憲文定仲子。

教諸生於功

課餘暇，以片紙書古人懿行，或詩文銘贊之，有補於人者，粘置壁間，俾往來誦之，咸令精熟。此二事。

可以爲法。

【元折案】周益公籍溪胡先生墓表曰：先生名憲，字原仲，崇安人，紹興庚辰與余同爲祕書省正字，原仲自言少從其叔父文定公傳論語學，以爲入道之要。

胡文定三子寅、宏、寧，籍溪其姪也。

謝山以爲文定子偶誤記耳。

從其叔父文定公傳論語學，以爲入道之要。

胡文定三子寅、宏、寧，籍溪其姪也。

謝山以爲文定子偶誤記耳。

仁宗十年，壬申改元，元二間，天所以續斯道之緒也。

【何云】若是，則孔子不當

周元公先生。濂溪生於道州，二程子生於明道。

壬申改元，元二間，天所以續斯道之緒也。

生於閩里。

元祐之黨，劉元城謂止七十八人。後來附益者非也。

慶元即位，乙卯改元，之黨黃勉、蘇子瞻、王氏子弟，謂本非黨

者甚多，羣小欲擠之，借此以爲名耳。

【元折案】宋賀袞《梁溪漫志三》：吾州荅梧先生胡德衡，嘗對劉元城歎息張

綱類黨人刊之於石，名之云元祐黨譜。告天下，但與元長異意者，人無賢否，官無大小，悉列其中，殆三百餘人。有前日力圖元祐

之政者，亦選廁名。洪景麟疏云：翼敦念元祐黨籍諸臣及建中上書邪等人，多表立名節，經崇寧禁錮，靖康流離，子孫不能

盡存，平生施爲，漫不可考。訪求闕遺，遂成列傳，譜述一百卷。凡名在兩籍者三百九人，而書於綱者三百五，其不可得而詳者，四人而已。與劉元城之說不同。

【黃山西山跋】蜀人游戲漢慶元黨人家乘曰：慶元初，衆賢盈庭，人稱爲小元祐。而侂胄以區區弱弁，乃欲

祖草蔡故智，一罔而空之。於是黨之名以立。四庫全書目錄史部傳記類慶元黨禁一卷，沿洲樞吏撰序，稱淳祐乙巳，則作於理宗十八年也。考黨禁起於寧宗慶元二年八月，弛於嘉泰二年二月，是書之作，蓋距弛禁時又四十四年矣。書中所錄，爲黨共五十九人，如楊萬里、薛叔似、晚輩改節依附機奸，皇甫斌、張瓊、梯榮、僨軍等，侂胄既敗之後，復列名韓

十九人，如楊萬里、薛叔似、晚輩改節依附機奸，皇甫斌、張瓊、梯榮、僨軍等，侂胄既敗之後，復列名韓

甫、張盛許及之諸人，並遭貶謫，其姓名亦並見此書。豈非趨附者繁矣，蓋並集之一證哉。

歐陽公爲周君墓表云：篤行君子，孝於其親，友於其兄弟，而集缺其名與字。周益公考之春陵志，乃周堯卿字子愈，東都事略有傳，其行事與墓表合，而字子餘，未知事略據何書而立傳也。荆公爲征君

君無名，歐集表周

甫氣猥瑣

周堯卿表李友合歐表
三善士失征君名

墓表云。淮之南有善士三人。杜嬰。徐仲堅。而征君之名字。集亦缺焉。三人皆居真之揚子。當求郡志

而補之。原注二表皆載於文鑑。○元折案周益公平闡續葉彭孝子千里墓表曰。予聞仁宗朝有太常博士周君。居父母。而爲道之賢者也。亟求春陵志視之。本郡果有周堯卿。字子愈。行義與公所書合。於是刻之定本。使其名字昭彰於無窮。王刑公。處士征君墓表。淮之南有善士三人。皆居於真州之揚子。杜君者。寓於繫。徐君寓於城。故多爲賢士大夫所知。而征君獨不聞於世。征君諱某。字某。事其母至孝。於鄉里恂恂恭謹。樂振人之窮急。而未嘗與人校曲直。好蓄書。能爲詩。東都事略儒學傳周堯卿。字子餘。其先汝陰人也。後徙居荊州之南。舉進士。積官至太常博士。堯卿年十二喪父。憂戚如成人。見母氏則抑情忍哀。不欲傷其意。其於昆弟尤篤友愛。書錄解題地理類春陵圖志十卷。教授臨江章穎茂蕙撰。又別史類東都事略一百五十卷。眉山王偁季平撰。

寶儀定太廟四舞

易大舞用原廟殿名

石晉故疆

劉仁恭割地遺虜事

契丹陷營平二州烏灘河

宗廟樂有舞。建隆初。寶儀定太廟四舞。僖祖曰。大善。順祖曰。大寧。翼祖曰。大順。宣祖曰。大慶。列聖皆以大爲名。中興後。自信祖基命。至欽宗端慶。以原廟殿名爲舞名。禮官之失也。集證玉海一百七建隆九年五月。判太常戴顥上新定太廟室舞曲名。及登歌辭。自僖至宣。凡四舞四曲。僖曰大善。順曰大寧。翼曰大順。宣曰大慶。列聖皆以大爲名。太祖大定。太宗大盛。真宗大明。仁宗大仁。英宗大英。神宗大神。哲宗大成。中興豐廟樂舞。太祖酌獻皇武。太宗大定。真宗熙文。仁宗美成。英宗治隆。神宗大明。哲宗重光。徽宗承元。欽宗端慶。自皇武至端慶。皆原廟殿名。以爲舞名。非也。

長編。宣和五年。求石晉故疆。不思營平瀘三州。乃劉仁恭遺虜。虜不肯割。

案今本長編缺徽欽兩朝事

按五代史。劉仁

恭無割地遺虜之事。四夷附錄云。契丹當莊宗明宗時。攻陷營平二州。原注唐無瀘州。武經總要石晉丹。因以烏灘河爲名以居之。案賈耽說西北渡瀘河。至盧龍鎮。唐賈循傳張守珪北伐。次瀘河。薛訥傳師至瀘河。全云胡身之通鑑註中。較此爲詳。近時顧氏日知錄。本之武經總要。最謬。石晉時安得尚有王都。○元折案通鑑後晉紀高祖天福

石晉割地
契丹主冊
石晉爲帝
割十六州
失地險
盧龍之險
在營平
平州路
燕京路

元年十一月。契丹主作冊書。命石敬瑭爲大晉皇帝。割幽、薊、瀛、莫、涿、順、新、妫、儒、武、雲、應、冀、朔、十六州。以與契丹。〔胡三省註〕人皆以石晉割十六州爲北方自撤藩籬之始。余謂雁門以北諸州。非之猶有關隘可守。漢建安豐。非陘北之地。不害爲魏晉之疆是也。若割燕、薊、順等州。則爲失地險。然盧龍之險。在營平二州界。自劉守光僭稱。周德威攻取。契丹遂據營平。自同光以來。契丹南牧。直抵涿易。其失險久矣。〔宋陳均九朝編年備要〕十九關內之地。平、灤、營、三州。自後唐爲契丹陷之後。改平州爲遼興府。以營灤二州。號爲平州路。至石晉之初。阿保機耶律德光。又得檀、順、景、薊、涿、易六郡。建燕山爲燕京。以轄六郡。號爲燕京路。與平州自成兩路。始朝廷自海上議割地。但云燕雲兩路而已。蓋初謂燕山之路。盡得關內之地。殊不知關內之地。平州與燕山異路也。

仁宗時制科十五人。天聖、何、沐、富、弼、景、祐、蘇、紳、吳、育、張、方、平、田、況。〔案〕田況之舉長編載在寶元元年。慶歷、錢明逸、彥遠、皇祐、吳奎、夏、噩、陳舜俞、錢藻、蘇軾、轍、王介、東坡同年王中甫挽詞。詩先帝親收十五人。〔案〕自註云。仁宗朝賢良舉制科。再舉制科。則張方平。仁宗親擢十五人。蓋錢易在前故。○〔元折案〕長編一百九〕仁宗天聖九年七月。御崇政殿試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太常博士成都何沐。茂才異等富弼。沐弼所對策並入第四等。以沐爲祠部員外郎。同列永興軍。賜五品服。弼爲將作監丞。知長水縣。自註云。沐邑里。據登科記。當考。又〔一百十四〕景祐元年六月。策試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太常博士蘇紳。才識兼茂。明於體用。大理寺丞吳育。茂才異等。張方平。育策不及三千字。特擢之。以育爲著作佐郎。直集賢院。通判湖州。紳爲祠部員外郎。通判洪州。方平爲校書郎。知昆山縣。又〔一百二十二〕寶元元年七月。策試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著作佐郎田況。大理評事張方平。茂才異等。邵亢。況所對策入第四等。方平四等次。亢與宰相張士遜聯姻。報罷。况選太常丞。方平著作佐郎。通判江寧府。及睦州。況信都人。兀丹陽人也。又〔一百三十七〕慶歷二年八月。策試才識兼茂。明體達用。科殿中丞錢明逸。明逸所對策入第四等。以爲太常博士。通判廩州。明逸易子也。又〔一百五十九〕慶歷六年七月。策試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太常博士錢彥遠。彥遠策入第四等。擢祠部員外郎。知潤州。彥遠易之子。明逸之兄也。宋興以來。父子兄弟制策登科者。錢氏一家而已。又〔一百六十七〕皇祐元年八月。策試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殿中丞吳奎。奎所對策入第四等。以奎爲太常博士。通判廩州。李北海人。又〔一百八十六〕嘉祐二年七月。策試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禱書丞王彰。材識兼茂。明於體用。明州觀察推官夏彥彰。所對不入等。彥彰入第四等。授光祿寺丞。彊越州人也。自註。彊越州人。據登科記。又〔一百九十一〕嘉祐四年八月。策試應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科明州觀察推官陳制科之盛。錢氏一家。相婚姻。并擢官。王彰所對不入等。彥彰入第四等。授

汪輔之以無行雜矣。蘇軾策三等夏屢以私貸民錢廢

郊社文書。遣匈奴書。襄宗社爲薄物細故。朱子言乞憐仇讐。

孝宗以近習察大臣。秦客卿論朱子論大。臣小臣。

舜愈賢良方正。直言極諫。旌德縣尉錢藻。汪輔之。舜愈所對策。並入等。授舜愈著作佐郎。簽書忠正軍節度判官。藻試校書郎。無爲軍判官。輔之亦入等。御史沈起言其無行。罷之。舜愈烏程人。藻鏗五世孫也。又「一百九十四」嘉祐六年七月。策試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著作佐郎。王介。福昌縣主簿。蘇軾。湘潭縣主簿。蘇轍。賦策三等。介四等。轍四等次。以軾爲大理評事。簽書鳳翔府判官事。介爲祕書丞。知靜海縣。繼爲商州軍事推官。介。衢州人也。〔石林燕語五〕仁宗初復制科立等甚嚴。惟吳春卿。蘇子瞻入第三等。故于瞻謝啓云。譖占久虛之等。蘇紳。字儀甫。泉州晉江人。頌之父吳育。字春卿。建安人。充之兄。諱正肅。張方平。字安道。南京人。舉茂材異等。又中賢良方正。田况。字元均。冀州信都人。錢明逸。字子飛。諱修慤。彥遠。字子高。吳奎。字長文。諱文肅。陳舜愈。字令舉。自號白牛居士。錢藻。字醇老。明選從子。宋史俱有傳。舜愈附張問傳。藻附明逸傳。〔長編一百九十四〕嘉祐六年七月。知長洲縣。夏屢。坐私貸民錢。特勒停臺中制科。本路提點刑獄王道古惡其輕傲。指其事而廢之。〔施宿蘇東坡王中甫挽詩注〕王中甫。名介。三衢人。官止祠部郎中。

乾道〔閏按〕孝宗在位三年。乙酉改元。

元年郊社文云。前事俱捐。弗念乎薄物細故。烝民咸乂。靡分乎爾界此疆。洪文惠

所草也。朱文公與陳正獻〔全云〕

名俊卿。

書曰。卑辭厚禮。乞憐於仇讐之戎狄。幸而得之。肆然以令於天下。

曰。凡前日之薄物細故。吾旣捐之矣。孰有大於祖宗陵廟之讐者。而忍以薄物細故捐之哉。〔何云〕但引典故不至見絕也。○〔元折案〕漢書匈奴傳。孝文帝後二年。遣匈奴書曰。朕追念前事。薄物細故。謀臣計失。皆不以離兄弟。驕。朕與單于皆捐往細故。俱蹈大道。墮壞前惡。以圖長久。使兩國之民若一家。洪适初名造。後更今名字。景伯。鄱陽人。皓。長子。相

孝宗。諱文惠。著盤洲集。宋史有傳。朱子書。見文集二十四。

孝皇獨運萬機。頗以近習察大臣。中庸或問。敬大臣之說。大事記。呂成公

羅讐撰。

大臣從臣之說。皆以寓箴諫。

之意。文鑑所取。如徐鼎臣。名鉉。君臣論。文潞公量錯論。蘇明允。任相論。秦少游。石慶論之類。皆諫書也。

〔全云〕文鑑所以可貴在此。○〔元折案〕朱子中庸或問曰。夫勞於求賢。而過於得人。任則不疑。而疑則不任。如置之大臣之位。而又恃小臣之察以防之。吾恐上之所以猜防畏備者愈密。下之所以欺罔蒙蔽者益深。所謂偏聽獨任。御下蔽上之姦。將不在於

徐鼎臣君
臣論
文潞公
錯論
蘇明允任
相論

石慶隨謹
無匡正
皇朝文鑑
有深意
士大夫異
於近智

大臣而移於左右。其爲國家之禍尤不可勝言者矣。〔呂成公大事記曰〕周穆王五年。客卿謂秦武王曰。張儀之貴。不得議公孫郝。則從臣不事大臣矣。公孫郝之貴。不得議甘茂。則大臣不事近臣矣。〔解題曰〕大臣從臣之名。始見於此。所謂大臣者。張儀。甘茂也。所謂從臣者。公孫郝也。韓客謂向壽曰。今主之愛習也。公不如公孫郝。然則當時所謂從臣者。愛習而侍從者也。文武成康之際。侍御僕從。罔非正人。列之于六官之屬。曷嘗有內外之間哉。秦乃用其愛習。爲人主私人。其權至與大臣相抗。古無是也。遇昏弱之主。則大臣從臣。表裏締結合。爲欺罔。遇英武之主。如秦武之流。不過防其交通。使之互相伺察而已。雖自以爲得駕馭之術。不知體統舛雜。中外瘡隔。致亂之道也。〔徐鼎臣君臣論曰〕人臣者。在貧賤之中。處疏遠之地。有上下之隔。有左右之蔽。自媒則有暗投之患。因人則無苟合之譽。禮秩之不足。則不肯進也。况不禮之哉。〔文潞公晁錯論曰〕臣讀漢史。晁錯之策云。五帝神聖。其臣不能及。故自親事。臣謂錯之言乖頗甚。若後之人君。謂錯言爲是。乃以一身一心兩耳兩目。獨任自用。以周天下之萬務。豈不殆哉。又將使厥后自聖。無復察邇言好問之裕。〔蘇明允任相論曰〕任相之道。接之以禮。然後可以重其責。而無怨言。責之重。然後接之以禮。而不爲過。禮薄而責重。彼將曰。主上遇我以何禮。而重我以此責也。甚矣。責輕而禮重。彼將遂弛然不肯自飭。故厚禮以維其心。而重責以勉其忠。而後爲相者。莫不盡忠於朝廷。而不恤其私。〔秦觀石慶論曰〕慶爲相時。九卿更進用事。不關決於慶。慶隨謹而已。在位九載。無能有所正言。嘗欲治上近臣。反受其過。上書乞骸骨。詔報反室。自以爲得計。既而不知所爲。復起視事。嗚呼。此其所以見容於武帝者歟。〔書錄解題總集類〕皇朝文鑑一百五十卷。呂祖謙編。孝廟賜名文鑑。朱晦庵晚歲。嘗語學者曰。此書編次。篇篇有意。每首必取一大文字作壓卷。如賦取五鳳樓之類。其所載奏議。亦繫一時政治大節。祖宗二百年規模。與後來中變之意。盡在其中。非選粹比也。朱子淳熙八年。召對摺子云。士大夫之進見有時。而近習之從容無間。士大夫之禮貌。既莊而難親。其議論又苦而難入。近習便辟側媚之態。既足以蠱心志。其胥吏狡猾之術。又足以眩聰明。恐陛下未及施駕馭之策。而先已墮其數中矣。孝宗之失。朱子嘗顯規之。

真文忠公奏疏曰。乾道淳熙間。有位於朝者。以饋遺及門爲恥。受任於外者。以苞苴入都爲羞。

理宗召德

有位恥餽
遺苞苴

脯醢金珠
詩文契券

侍郎直學士

院上第二疏。然朱文公封事。言浙中風俗之弊。甚者以金珠爲脯醢。以契券爲詩文。

淳熙十五年戊午。朱子
以直寶文閣奉祠去。十

二月。投牒進
封事見本集。則此習猶未革也。

太子參決
庶務。詔用事
之非。

太上。以高宗爲尤。上曰。太后以武后之故。深不欲用。留參欲稱光宗。上曰。無謂。聖諱。
陵名。凡五永紹。永興。永壽。永思。上點永思。

用之。

【元折案】周益公思陵錄。上太上廟號。衆以高宗爲尤。上曰。太后以武后之故。深不欲用。留參欲稱光宗。上曰。無謂。聖諱。謝。等六人乞用。寧考之寧。禮官再乞用高字。上顧予如何。予曰。以高大爲義。則高宗亦可。上乃令就初議。又王相擬太上。

淳熙十四年。皇太子卽光宗也。

參決庶務手詔。洪景盧所草也。禮部太常官堂白手詔。用正觀天禧。眞宗二十年事。丁巳改元。

皆非所宜。

胡文定。名安國。

言崇寧以來。

奄寺用王承宗故事而建節旄。

徽宗崇寧四年十一月。擢童貫經略安撫制置使。

宗字

誤。當云承休。五代史。

前蜀世家。王衍乾德六年。蜀王衍以宦者王承休爲天雄軍節度使。

大觀二年正月。加童貫武康軍節度使。仍宣撫。

旄。亦誤。

○【元折案】宋高宗卽位。胡文定上疏曰。崇寧以來。奄寺得志。用王承宗故事而建節旄。用李輔國故事而封王爵。用田令孜故事而主兵權。用龔澄樞故事而爲師傅。【胡致堂原亂賦】曰。憚觀之已還兮。乃卒踐於往躅。班輔國之王爵兮。建承宗之旄。踵澄樞師傅於南漢兮。聯令孜總兵於西蜀。本用文定疏語。故仍其誤。

李微之間勉齋云。南軒賜章服。兩爲胡忠簡。

銓

繳還而不聞引避。東萊除職。旣遭陳叔進行詞醜詆。乃復受之而不辭。皆所未曉。勉齋答云。先輩非後學所敢輕議。然辭受合尚嚴。今當嚴者反寬。是以不

免爲具眼者。勘破學者所當戒也。

【何云】若苦忤忤而去。誰與事君。南軒東萊必非苟容者也。勉齋亦爲後學立此防維。

必。○【元折案】周益公省齋文稿。胡忠憲神道碑曰。公雖與張忠獻善。及其子賜金紫。則謂不當如勳臣子繳奏之。楊誠齋跋濂庵先生繼張欽夫賜章服答詔辭云。蒙授當時賜兩人。一爲乳臭。一名臣老。韓不要令同傳。誰會先生此意真。自注云。是日

欽夫與一吳氏子同易命。獨繳欽夫。然則忠簡有深意焉。誠齋必有所據。葉紹第四朝聞見錄乙集。呂成公集皇朝文選。趙孝宗

撤賜不欲
老韓同傳

孝宗重文
鑑書

東萊象山
東術

帝后神御
宮佛寺

景靈宮十
元豐時原

廟六殿
御容告遷

別殿五以
奉母后

元豐時原

元豐時原
廟六殿
御容告遷

別殿五以
奉母后

人曹輔有二

秦少游調
定海主簿

曹輔有二

除公直祕閣。贊賜御府金帛。陳騤時爲中書舍人執奏。以爲此特煩之勞。恐費太厚。成公遂力辭貼職。上不從。〔案〕「宋史呂成公本傳」載孝宗批旨云。館閣之職文吏爲先。祖諱所避。採取精詳。有益治道。故以寵之。成公實辟而不獲也。黃勉齊名幹。字蘆卿。朱子弟子。陳騤。台州臨海人。官知樞密院。兼參知政事。宋史俱有傳。

微之又云。東萊之學甚正。而優柔細密之中。似有和光同塵之弊。象山之學雖偏。而猛厲粗略之外。卻無枉尺直尋之意。〔何云〕惟事關君德者。不可不爭。至於處衆和而不同可也。〔全云〕此以二公學術言之。謂呂學深穩而稍不同。陸學則自成其是也。觀鵝湖之會。可見何說謬。○〔元折案〕陸九淵。字子靜。撫州金谿人。學者稱象山先生。諡文安。事蹟具宋史儒林傳。

演繁露。明道二年。奉安莊獻神御於慈孝寺彰德殿。則莊獻不入景靈。按景靈宮建於祥符五年。以奉聖祖。其爲原廟。自元豐五年始。前此帝后館御寓佛老之祠者多矣。非止莊獻也。〔元折案〕「程大昌演繁露續集」明道二年。奉安莊獻明肅神御於慈孝寺彰德殿。莊懿太后於景靈宮廣孝殿。然則莊獻不入景靈耶。〔長編七十九〕真宗大中祥符五年十二月。先是詔丁謂等于京城擇地建宮。以奉聖祖。謂等奏。司天少監王熙元言。按天文志。太微宮南有天廟星。乃帝王祖廟也。宜就大內之丙地。乃得錫慶院吉地。即令謂等與內侍鄧守恩修建。戊辰。詔上新宮名曰景靈。又〔三百三十〕神宗元豐五年十月乙丑。詔景靈宮奉真廣孝英德殿。慈孝寺崇真彰德殿。普安禪院隆福殿。御容十月丁丑。告遷入內。奉先資福禪院慶基殿。太平興國寺開先殿。啓聖院永隆殿。崇先觀永崇殿。普安禪院重徽殿。御容十一月壬子。告遷入內。又〔三百三十一〕元豐五年十一月癸未。上朝享景靈宮。先是祖宗神御殿分建於諸寺觀上。以爲未足以稱嚴奉之義。乃酌原廟之制。卽景靈宮建十一殿。每歲孟月朝享。以靈時王之禮。〔玉海卷一百〕郊祀祠宮門。元豐五年詔。有司度宮之東而建六殿。爲原廟。奉祖宗像設。又爲別殿五於其北。以奉母后。宣祖曰。天原。藝祖曰。皇武。太宗曰。大定。真宗曰。熙文。仁宗曰。美成。英宗曰。治隆。昭憲后曰。太始。孝明后曰。懷極。懿德明憲。元德后。輝德。章穆。章獻。章懿。后曰衍慶。慈聖后曰繼仁。莊獻明肅。真宗后。姓劉氏。莊懿。仁宗生母。姓李氏。仁宗追尊爲皇太后。

攻媿跋曹子方書。以爲祐陵時。上書論時事。靖康。欽宗至樞筦。愚謂有兩曹輔。其一。字子方。與蘇黃游。若

論事爲樞筦者。字載德。龜山爲銘。見龜山集。三十七。合爲一人。非也。〔全云〕曹子方。海陵人。東坡有送之赴闕詩。其爲樞筦者。則與龜山同里。又淮海樓

七階選人改換
曹輔子草履員增
周恤巡內
蔡京導帝
輕車小輦

律疏刑統
孫奭爲律文音義
勅令格式
范質建議
定刑典

初卽祚坐

記。考國史傳。秦少游調定海主簿。而文集無一語及之。愚謂少游爲蔡州教授時。選人七階未改。主簿乃初階。非歷此官也。【元折案】樓大防攻媿集跋。曹子方書云。祐陵盛時。曹公上書極論時事。廟堂實賓之間所從知。爲路費。曰。少俟吾子。已而一介草履員增而至。卽其子也。問所攜。前則草履。後則乾糧。卒憤然欲加捽辱。子奮曰。我父得罪朝廷。爾曹敢無禮。我當殺爾。愕不敢動。靖康初。召還。寢至樞筦。又聞人也。宜乎遊了翁之門。楊龜山曹公墓銘曰。曹輔字載德。南劍州沙縣人。元符三年中進士第。靖康圍城中。簽書樞密院事。高宗初卒。東坡有送曹輔赴閩漕詩註。輔字子方。海陵人。元豐間爲鄜延路經略司勾當公事。後提點廣西刑獄。先生在惠數年。數有往來書帖。元祐黨禍。諸賢多在巡內。子方周恤備至。士論與之。山谷集。有送曹子方福建路運判詩。宋史曹輔傳。輔南劍州人。自政和後。蔡京導帝微行。外置行幸局。民間猶未知。以京謝表。有輕車小輦。七賜臨幸之言。白是傳聞四方。輔知旨必獲罪。不可止。召子紳。付以家事。乃上疏。編管彬州。靖康改元。歷延康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攻媿集。定海淮海樓記曰。問樓何以名。曰。秦少游初筮之地也。退而攷之。國史傳云。元祐初。調定海主簿。信矣。又求於文集。則絕無一語及之。訪諸父老。相去百餘年間耳目所不接。不可得而攷矣。【宋史職官志】崇寧初。以議者有請。自承直郎。將仕郎。凡換選人七階。

律疏與刑統不同。疏依律生文。刑統參用後勅。雖引疏義。頗有增損。天聖疏爲音義。仁宗卽位初元。中孫奭校定律文及

疏爲音義。【何云】宋初士大夫留意實事。○【元折案】高承事物紀原。唐宣宗時。以刑律分類爲大中刑律統類。故五代以來。又有刑統。唐志。律疏三十卷。長孫無忌奉詔撰。書錄解題法令類。律文十二卷。音義一卷。自魏李悝漢蕭何以來。更三國六朝。隋唐因革益備矣。本朝天聖中。孫奭等始撰音義。自名例至斷獄。歷代異名皆著之。又刑統三十卷。判大理寺燕山寶儀可象詳定。初。范質既相周。建議律條繁廣。輕重無據。特詔詳定。號大周刑統。凡二十一卷。至是重加詳定。建隆四年頒行。又慶元勅令格式。一百二十二卷。丞相京卿等表上。國朝自建隆以來。世有編勅。每更修定。號爲新書。其有續降指揮。謂之後勅。以待他時修入云。釋文瑩玉蠻清話。范質議刑典疏曰。先王所恤莫重於刑。今繁苛失中。輕重無準。民罹橫刑。吏得侮法。願陛下留神刑典。深軫無告。周世宗命公與審官劇可久知。雜張湜詳修刊定。五年書成。目曰刑統。

江休復。嘉祐。雜志。駕頭。初卽祚所坐。王原叔曰。此坐傳四世矣。按國史與服志。駕頭。七寶牀也。覆以緋羅。